

这是一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
这是一曲鲜为人知的民族赞歌
这是一部门乎失落的英雄史诗
这是一幅爱恨情仇的动人画卷

铁血莲花

简嘉
吕雷
邓刚
著

花城出版社



铁血莲花

李少波 编剧
李少波 导演

1981年上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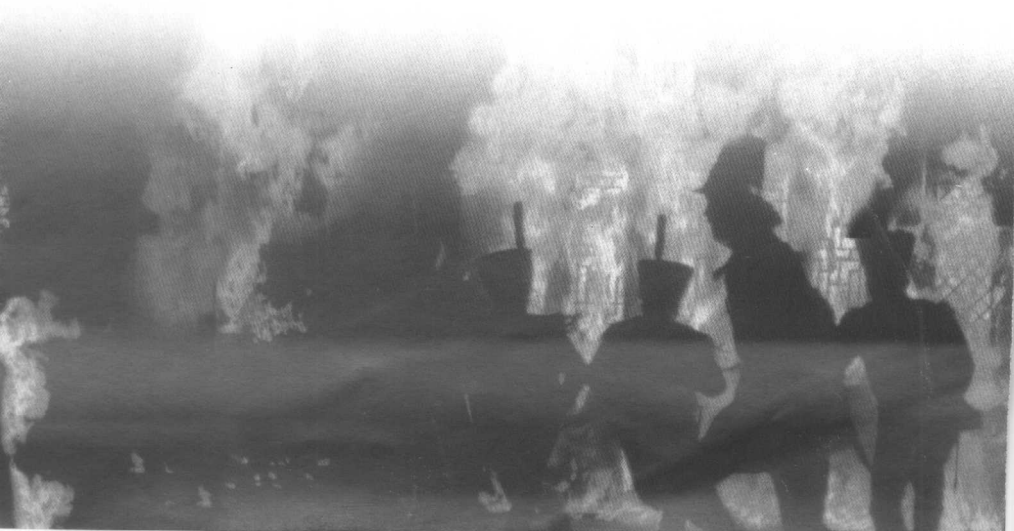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组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
这是一曲鲜为人知的民族赞歌
这是一部几乎失落的英雄史诗
这是一幅爱恨情仇的动人画卷

铁血莲花

简嘉吕雷邓刚◎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血莲花

简嘉, 吕雷, 邓刚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3.12

ISBN 7-5360-4083-0

I. 铁 ...

II. ①简 ... ②吕 ... ③邓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4627 号

责任编辑: 黄玉雯

技术编辑: 赵 琪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粤北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25.125 1 插页

字 数 74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83-0/I·3300

定 价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简嘉：

军旅作家，供职于成都军区创作室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毕业于鲁迅文学院 8 期和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，曾多次获得全国、全军文学奖项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兵家常事》、《好男当兵》、《澳门雨》（与邓刚、吕雷合作）、电视连续剧《银手铐》、《澳门雨》（与邓刚、吕雷合作）《天地良心》（与邓刚、吕雷合作）、《铁血莲花》（与邓刚、吕雷合作）、随笔集《太太不在家》等。

吕雷：

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毕业于鲁迅文学院 8 期和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，曾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电视文学优秀剧本奖、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、中华铁人文学提名奖和广东新人新作一等奖、广东鲁迅文艺奖金等奖项；作品有：小说集《云霞》、《浪尖上的信笺》、《望海椰之恋》、《阴晴圆缺》、长篇小说《澳门雨》（与邓刚、简嘉合作）、长篇小说《大江沉重》、电影《加州来客》、电视剧《云霞》、《眩目的海区》、《澳门雨》（与邓刚、简嘉合作）、《天地良心》（与简嘉、邓刚合作）、《铁血莲花》（与简嘉、邓刚合作）等。

邓刚：

原名马全理，祖籍山东牟平，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、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毕业于鲁迅文学院 8 期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、短篇小说奖和各种省市奖项，著作有：中篇小说《迷人的海》、长篇小说《白海参》、《曲里拐弯》、小说集《阵痛》、《我叫威尔逊》，电影《碰海人》、随笔集《男 + 女之幽默》等 500 多万字，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有：《站直喽，别趴下！》《狂吻俄罗斯》、电视剧有《澳门雨》（与简嘉、吕雷合作）、《天地良心》（与简嘉、吕雷合作）、《铁血莲花》（与简嘉、吕雷合作）等，作品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。

内 容 简 介

该书取材于清朝末年澳门一件轰动朝野，震惊西方列强的惊天大案，描写了爱国志士林伟良刺杀葡萄牙人澳门总督沙瓦德的全过程，故事情节曲折、内容惊心动魄、爱恨情仇，刀光剑影一览无遗，感人泪下。

该书已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为 30 集同名电视剧。

第 一 章

公元 1846 年 8 月 20 日，伦敦出版的《大西洋时报》显眼地刊登一条消息，由于这家发行量并不大的报纸专事刺探、透露欧洲各皇室要务秘闻，因此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也颇能引起欧洲各国政要的高度关注：

“葡萄牙女王急于利用澳门向孱弱的‘中央之国’谋取更大的利益。葡萄牙是欧洲最早在远东建立殖民地的国家，但现在已经大大落伍。因为大英帝国派出了强大舰队和远征军，向长辫子的中国皇帝实施了毫不留情的打击，成功地迫使他流放令人讨厌的强硬派大臣林则徐，割让了远东最优良的港口香港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度已经成为熟透了的苹果，只要维多利亚女王陛下伸手去摘取，它就属于英国。葡萄牙人因此非常着急，据接近葡萄牙皇室的人员透露，葡萄牙女王业已制订新的中国政策，准备更换软弱无力的澳门总督，派遣以血和火征服非洲和南美土人著称的铁血将军沙瓦德前往中国……”

这一年，是中国清朝道光二十六年。

就在欧洲人关注《大西洋时报》有关葡萄牙女王消息的时候，在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，阴云密布，一艘挂着半红半绿旗子的军舰倾斜着在海浪中燃烧。

这艘巨大的木帆船来自远在天边的葡萄牙，它负载着重要的使命，越过大西洋、印度洋，在亚洲的领地马六甲装上了神秘而贵重的货物，然后出发直驶中国。不料离大陆海岸还有一天的路程时，军舰突然触礁并引发了令人胆寒的火灾。

火光中，不时有惊慌的水手从船上跳向大海。水中一片混乱，人们在挣扎呼救。突然一声巨响，倾斜的木帆船发生爆炸，碎片迸射，

火光冲天……

“赶快降下主帆！快救火！”一个面带刀疤的大胡子将军站在船台上威严地发号施令，他是两个多月前被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任命为澳门总督的沙瓦德。

他怒吼着指挥水手们扑救火险，光着上身、满脸被熏黑的副官卡洛斯和神父亚丁踉踉跄跄地奔到他面前，沙瓦德愤怒地一把掀起卡洛斯的前襟：“为什么不去指挥扑救？嗯？”一拳猛击在他的脸上。

卡洛斯被打得连退几步，眼冒金星，可他倔强地站住了，擦了擦嘴角上流出的鲜血，把腰身挺得笔直：“报告总督阁下，船舱的弹药库爆炸了，船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，我亲自下水探查过了，船底卡在暗礁上，这船……这船无法挽救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必须弃船？”沙瓦德愤怒地盯着他问。

“是的。为了保住生命和贵重的财物，我们只能这样做了。”卡洛斯毫不畏惧地瞪着双眼说：“而且要快，再晚连财物都保不住！”

沙瓦德迟疑地看着他，又把目光转移到亚丁神父的脸上，亚丁神色沮丧，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不——”船舱里发出一声尖叫，奔出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年轻姑娘，她是沙瓦德的独生女儿苏珊，她蹬蹬蹬地跑到沙瓦德面前，紧张得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不能离开这艘大船，这是我母亲家族留下的最后遗产了，再说……再说，风浪这么大，我们这么多人坐小船飘在海上，都会被淹死的！”

沙瓦德强横地盯着女儿：“亲爱的女儿，在这艘船上我是将军，是总督！这儿轮不到你说话！”他不看任何人，转身面向海洋，紧张地思索。

苏珊委屈得泪水夺眶而出，亚丁神父小心地宽慰道：“苏珊小姐，只要我们能平安地到达澳门，所有的损失都会很快获得补偿，船，财物，您高贵的家族的一切——都会加倍奉还。”船尾又发生一次猛烈的爆炸。

卡洛斯：“是时候作出决断了，将军！”

沙瓦德陡然转身，眼睛寒光闪闪地下令：“所有的货物装上舢板，一件也不许丢，弃船！”

几条舢板在海浪中漂荡。

前面的舢板用一条绳索拉着后面的舢板。后面的几条舢板主要放着木板箱子，每条舢板上除了划船的还坐着两个看守的葡兵。

前面的舢板上坐满了衣衫不整的葡人，大都疲惫地睡觉。两个葡兵无力地划桨。

苏珊坐在船头，神情疲惫地向远处眺望。

沙瓦德神色严峻地坐在那里。他的身边是格林中士，怀中抱着一个皮箱。

苏珊的旁边是亚丁神父，正用一个古老的航海仪测方向。仪表好像坏了，他不停地拍打摆弄着。

卡洛斯少校拿着一个小水壶，殷勤地给沙瓦德：“总督阁下，喝点水吧？”

沙瓦德接过壶，喝了一点，看看苏珊。对卡洛斯：“给苏珊。”

卡洛斯正要过去，苏珊：“我不渴。”问一旁的神父亚丁：“亚丁神父，我们离澳门到底还有多远？”

亚丁沮丧地拍了下坏掉的航海仪，摇摇头：“说不准，应该很近了……”

卡洛斯：“你怎么说不准？你不是来过澳门吗？”

亚丁：“那是18年前了，尊敬的卡洛斯少校。……”

皮来尔中尉过来报告：“卡洛斯少校，后面的船太重了，是不是扔下一些货物？这样会把我们都拖死的……”

卡洛斯征询地看看沙瓦德。

沙瓦德瞪着他：“一箱也不能扔！快划！”

皮来尔胆怯地应道：“遵命！”指挥两个葡兵划桨。

亚丁在胸口划十字祈祷：“主啊，保佑您的忠实仆人吧……让我们平安到达澳门。”

苏珊问：“澳门真有您说的那样好吗？”

亚丁：“苏珊，你跟随父亲到过好些领地上任。你对这块东方古老神秘的港湾充满憧憬，你甚至还为此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中国话，只要你到了那里，你会发现，和我们其它的领地相比，澳门简直是天

堂，你父亲是个伟大的将军，到澳门一定能施展他的抱负的……”

澳门望厦村一小康人家。

烛光摇曳，林伟良在屋子当中慢慢踱步，认真地背书。

他的弟弟阿明坐在桌旁，双眼半睁，困倦不堪，拿着一本《论语》，话语含糊地抽问：“论语……泰伯第7段里面讲……”

林伟良接口：“‘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’……文章要做在人的志向上，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……说下一个。”

阿明没听见，眼睛一闭，打起了瞌睡。

林伟良见没有说话，转头看看他：“阿明？……”关心地说：“去睡吧。”

阿明惊了一下，强打精神：“不，我一定要考完你……”翻翻书：“孟子告子上篇讲……”林伟良马上接口：“‘舍生以取义’，若是这个考题，可以和论语卫灵公的‘杀身成仁’，论语子罕的‘匹夫不可夺志’并同写出……文章须从仁和义上落墨……”

阿明嘟囔着：“什么是仁和义啊……”眼睛一闭。又打起瞌睡。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一个美丽姑娘的脸，她是水莲。

姑娘拿着刺绣轻手轻脚进来，她悄悄拿过阿明手上的书，坐在旁边。她深情地看着林伟良。林伟良背对着她，并没有发觉，继续讲话：“仁嘛，简单讲，就是做君子。而君子，论语上讲就是忠君报国，为臣可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！这就是仁者……继续问。”

水莲痴痴地看着林伟良，阿明察觉，发现她欲说话，水莲急用手势制止。阿明暗自笑了下，捅捅水莲。水莲醒悟，想了想：“那……怎么能在人们当中识别仁者呢？”

林伟良：“问得好，孔子的弟子也向圣人提出过这个问题，圣人回答得很精妙……”他突然意识到声音不对，回头一看，高兴地问：“水莲？！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水莲笑笑，刚要回话，阿明插嘴问：“快说，圣人怎么说的？”

林伟良看看阿明：“嘿，你来了精神了！……快睡觉去吧。我和水莲有事。”

阿明笑道：“我不睡了，为了哥的前程功名，我要陪你背书到天亮。……再说水莲姐都没说让我走。”

林伟良扬起书吓唬他：“你这小子……”阿明缩起脖子，水莲拉住林伟良：“就让阿明在这，我没有什么事，来看看……”

林伟良看看阿明，阿明得意地看着他。

林伟良无奈地说：“我现在不背书了。”他坐下。

阿明：“那我练练字。”他拿起桌上的毛笔，看看墙上的对联，果真一笔一画写起来，嘴中嘟囔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……”

水莲走到墙边，看着对联：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

阿明的声音慢慢小了，断断续续。林伟良和水莲会意地交换下眼色。

阿明眼皮下沉，终于一头栽在桌子上，字写了一半就睡着了。

水莲和林伟良把他抱到床上。水莲细心地给他盖好被子。

林伟良和水莲互相深情地对视了一会，两人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好，水莲羞涩地拿出莲花刺绣。

伟良惊喜地接过来看着：“好漂亮的莲花！不愧是澳门第一巧手！给我的？”

水莲娇嗔地又拿回来：“还没完工，上面还要绣两个字，我没有想好，你帮我想想。”

林伟良：“这么漂亮的莲花刺绣，一定要有两个贴切的字，起画龙点睛的作用……”他思忖：“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……就叫‘心洁’？……不好……对了！叫……不妥不妥！……”他马上又摇头否定。

水莲微笑道：“不要急，以后慢慢想……”

林伟良看看水莲，抓住她的手。水莲娇羞地看看睡着的阿明。抽出手，小声说：“我回去了，明天到码头送你……”

海上。夜色如墨。

沙瓦德的舢板在海上漂荡。

大部分士兵都横七竖八睡着了，他们嘴唇干裂，脸上的皮肤被太

阳灼破，神情憔悴。卡洛斯怀中抱着淡水壶睡觉。沙瓦德靠着船舷闭目养神。苏珊蜷缩在他身边。

一只手悄悄伸向卡洛斯怀中的水壶，这是一个饥渴难耐的葡兵。

葡兵把水壶拿到手里，看看四周，拧开盖子，狠狠喝了一大口，接着又仰起脖子准备大喝，突然一声枪响，他身体一震，肩膀冒出一股血……沙瓦德用枪指着他们。其他人猛然惊醒，惊慌地看着他们。

卡洛斯赶紧过来，抢过水壶，看清对方面孔，又看看沙瓦德：“总督阁下……”

沙瓦德收好枪，面无表情地：“给他把伤口包扎好。”

惊魂未定的士兵帮助受伤的葡兵包扎伤口。

卡洛斯晃晃水壶，里面的声音说明水已经不多，他恶狠狠地盯着葡兵：“谁如果再打这点水的主意，格杀勿论！”

沙瓦德阴沉地看着黑沉沉的大海。亚丁神父挤过来，轻声说：“总督阁下，你的厨子多尔不行了。”

沙瓦德看过去，多尔躺在船尾奄奄一息。

沙瓦德过去察看，多尔勉强睁开眼睛看看他，虚弱地：“总督大人，我不能再给您做饭了……你杀了我吧，不要让我受罪……”

沙瓦德看着他，不吭声。

卡洛斯低声：“亚丁神父说，这病像是瘟疫……”

多尔浑身颤抖，痛苦地喘息：“求求你……我难受……别让我受罪……”

沙瓦德看着他，轻声说：“你跟了我十年，我怎么能让你受罪？……”他伸出手示意卡洛斯，卡洛斯怔了下，明白了，把水壶递给他，沙瓦德将最后一口水喂到多尔口里，轻轻合上他的眼睛，沉默了一下，猛地一剑插入他心脏。多尔哼了一声，死了。

其他人目瞪口呆。

沙瓦德擦下剑上的血：“把他送到海里。”其他人赶紧拖多尔尸首。

沙瓦德喝道：“轻点！不知道他是我最好的厨子？”

众人立即小心地抬起多尔，沙瓦德示意他们停下，上前整理好多尔的衣扣，又在他额头上轻吻了下，背过身去，众人将多尔扔进大

海。

澳门街繁华而喧嚣。街两旁是鱼档、杂货摊、面包坊、酒吧等，华语和葡语、英语吆喝声不断。人群中有华人、洋人、水手、神父修女……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中西文化杂混的地方。

一个洋水手和一个卖瓷具的华人摊贩讲价，两个人边说边用手指比划着，摊贩摇头：“NO! NO!”洋水手伸出三个指头：“OK?”摊贩考虑。洋水手不耐烦，用华语：“不干就算了……”转身走。摊贩赶紧：“OK! OK!”两人成交。

昌源客栈是一个中西风格杂混的二层木楼，进门后是餐厅，楼上是客房和包厢。

屋内烟雾缭绕。一些洋人水手喝着啤酒和女人调情。精明能干的女老板阿秀老练地和洋水手周旋应酬，一个带醉意的洋水手端着一杯啤酒敬她，“来，来，漂亮的老板娘……”另一只手揽住她的腰。阿秀笑着，一手巧妙地推开他的手，另一只手把洋水手的酒杯抵在对方的嘴边强行灌下去。旁边的人起哄欢呼。另一个洋水手把一摞钱放到她手上，酒杯举过来，阿秀推辞不过，一口气喝下，拍拍对方脸颊，骂道：“你这小子够坏的。掺了白酒!……”洋水手摸着自己的脸对众人做怪相。又是一阵欢呼。

赌台桌旁，身材瘦小的沈祥坤被两个大汉挟持在一张饭桌前，旁边围着一些看热闹的人。桌子的另一头是杜海龙，他身体强壮、模样凶狠，手上拿着一瓶酒，瞪着沈祥坤。随后，他喝了一口酒，用竹筒眼花缭乱地晃了几下，扣在桌子上。沈祥坤紧张地盯着竹筒，猜道：“小!”

竹筒打开，筛子上是“大”!

沈祥坤沮丧地看着对方把桌上的银子刨过去，他忍不住伸出手想抓回银子，但被马仔眼疾手快抓住手压住。沈祥坤看看马仔，露出苦笑，缩回手。旁边一个人推他示意让开位子，他恼怒地看看对方：“别碰我!”同时对杜海龙大吼一声：“再来!”

杜海龙看着他，微微一笑。

昌源客栈门前。两个洋人水手提着酒瓶醉醺醺出来，老板娘阿秀在后面送他们。阿秀手上也拿着个啤酒杯，里面有半杯啤酒。阿秀面色潮红，有些微醉。

洋人摇晃着酒瓶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老板娘，你够朋友，我就够朋友……”他把自己的酒瓶中的酒倒进一些到阿秀的酒杯中，又掏出一摞钱塞给阿秀。

阿秀从那摞钱中取出一张，把其他钱收好放回他的口袋，然后一仰脖子，将酒喝个一干二净。

洋人竖起大拇指：“好！好！……明天见，亲爱的！”他抓起阿秀的手，在手背上恭敬地吻了一下，晃晃悠悠走开。

阿秀微笑地对他们举杯：“臭小子，别让老娘再看见你！……”身体突然一软，醉倒了下去。

水莲抱着一个包袱匆匆路过。她看见阿秀倒地赶紧跑过去搀扶：“阿秀姐！……”

阿秀无力道：“我没事……”水莲几次用劲，却是抱不起阿秀。

阿明跑来，他身后跟着十岁的小男孩龙仔。阿明急道：“水莲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啊！我哥都要走了！”

水莲看看他：“阿明！帮我把阿秀抬进去……”两个人抬阿秀，龙仔也帮忙，仍是吃力。

伙计傻三叔从屋里跑出来：“哎呀，又醉了！”他利索地把阿秀背到身上，进去。

水莲对阿明：“我们快走吧！……”

水莲和阿明、龙仔刚起步动身，突然一个凳子从窗户扔了出来，差点砸到他们。接着水莲的父亲沈祥坤满脸是血跑出来，看见她，叫道：“水莲！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后面跑出几个人，老鹰捉小鸡般将他生擒进去。

水莲大惊：“阿爸！？”不顾一切冲进去。

阿明愣了下，也跟着冲进去。

龙仔呆了阵，反应过来：“阿明哥，等我！”也跑进去。

水莲冲进去屋内，看见父亲沈祥坤被按在桌旁，杜海龙正瞪着沈祥坤。水莲吸了一口凉气：“杜海龙？”

杜海龙瞪着沈祥坤：“沈老头，愿赌就要服输，你跑什么？……看看，头也被碰破了。这模样可不大漂亮。”他喝了口酒，摸出一把刀，拿在手上把玩着。

水莲紧张地抱住父亲：“阿爸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沈祥坤看看水莲，有气无力道：“他要砍我一只手……”

水莲惊骇不已：“什么？！”

马仔：“没有钱，又想赌，还出老千，按规矩该剁手，怪不得谁。”

水莲乞求：“金堂大哥，我父亲是一时糊涂，你就放过他一回。”

杜海龙：“他糊涂？嗨，你是夸他呢！干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。这回在我面前坏了规矩，不给点意思，我这个大哥还怎么在江湖上混？”

马仔附和：“是啊，又想赢钱，又要做无本买卖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！”

杜海龙示意马仔。马仔立即把沈祥坤的手按在桌子上。

水莲急得四处张望，大叫：“阿秀姐！”

杜海龙哼了声：“你别指望她，她喝醉了，两个时辰也醒不了。你以为我怕她？……”

阿明看势头不对，悄悄对龙仔：“快，你去喊人！”

龙仔答应一声，跑了两步，又停下问：“喊谁？”

阿明：“喊……算了，我去，你在这里盯着！”说完飞快地溜出去。

龙仔看看杜海龙，又看看门外，一阵惧怕，也向外面跑去：“阿明哥，等等我！”也飞快地跑走了。

水莲盯着杜海龙：“我阿爸输了多少钱，我给！”

杜海龙打量她：“你有吗？”

水莲看看自己怀中的包袱，眼前闪回伟良在烛光下读书的场景……

杜海龙喝了声：“有没有？！”

水莲一惊，急忙打开自己带的包袱，里面有一些碎银，一些果品食物，还有莲花刺绣。

杜海龙看看：“哦，看样子是要出门啊。……”他抓起其中一个水果咬了一口，又想拿莲花刺绣。水莲一把将刺绣抓过来。杜海龙看看她：“你这差得远。”

水莲：“我马上给你去筹借，多少？”

杜海龙拨弄着手上的刀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不是钱的问题，手就是手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怎么能代替？……”他用刀在自己胳膊衣袖上挑了个窟窿，然后一扯，将袖子撕下来，嗖地一声甩在沈祥坤的头上。“把伤口包一下，不然别人以为我欺负一个老头子。”

水莲狐疑不安地看看他，杜海龙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。水莲用衣袖把父亲的头包上。

杜海龙用刀在自己胳膊上的文身图案蹭了两下：“看看，少一只手没有什么可怕，就像少一只袖子……”突然变脸，对马仔命令：“动手！”

马仔举刀砍下，水莲不顾一切伏在父亲的胳膊上。杜海龙神色一变，立即飞出一个骰子，将马仔的刀打飞。刀飞出去直直地戳在门上。众人看了，大惊失色。

旁边一个喝得半醉的洋人看见水莲趴在桌子上，摇摇晃晃过来，兴奋地叫道：“嘿，小妞，怎么趴着啦？我来和你玩玩！……”说着就往水莲身上扑去。

杜海龙突然凌空飞起，揪住洋人，一脚踢飞出去。接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，喝了一口酒，没事似地坐着。

洋人倒在地上，摸摸鼻子上的血，又惊慌地看看瞪着他的马仔，爬起来溜烟跑了。

水莲慢慢地抬起身体，看看杜海龙，杜海龙不动声色地盯着她。

水莲脸上露出毅然神色：“你如果真要一只手，拿我的！”她把自己的手放在桌子上。

沈祥坤惊愕道：“水莲？！你不能这样！……”

杜海龙也吃惊，怔了下说：“父亲是父亲，女儿是女儿，父女不能替代！”

水莲大声：“父债女还，天经地义！怎么不能替代！”

杜海龙看看她，过了会说：“好，为了公平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和我赌一局。你赢了，带你父亲走，输了……”他顿了下，露出一丝嬉笑：“不要你的手，我要你把辫子留下。”

水莲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抓住辫子。

沈祥坤叫道：“她还是没出阁的姑娘，剪了辫子怎么见人？”

杜海龙哼了声：“或许你女儿运气好会赢呢。再说这是澳门，头发长短有什么关系？没那么多穷讲究。你考虑好。”

水莲犹豫了下，心一横，点点头：“好。我跟你赌！”她果断地坐下。“怎么赌？”

杜海龙拿起一个四方的骰子，不同的方位写着“大”和“小”，“很简单，猜中大小就是赢。”他使劲摇骰子竹筒，一把扣在桌子上。问：“说吧，大，还是小？”

水莲紧张地盯着竹筒……

她闭上眼睛，正要说出什么，突然门口一阵响动，有人喊：“水莲！？”

林伟良冲进来。水莲看见他，立即站起来：“伟良！”

林伟良赶紧过来，“水莲？你怎么……”

沈祥坤叫道：“伟良，赶快救我！”

林伟良看看他，吃惊道：“沈伯，你的头……”

沈祥坤撒泼般叫唤：“是他们打的！他们要我的命啊！无法无天啦！……”

马仔呵叱：“老东西，是你自己撞到门上的！”

沈祥坤扯着嗓子叫道：“不是你们要砍我手，我会跑么？不跑，怎么会撞上？！……伟良，快救我走！他们狠毒哇，跟我赌不说，还要跟水莲赌，输了就砍手！”

水莲纠正：“不是手，是辫子。”

林伟良转头看看杜海龙：“杜海龙？”

杜海龙微微一笑：“是我。林伟良，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，望厦村保正林春方的儿子，有一肚子学问，为人豪爽仗义。几次请你喝酒，你却不给面子。真是贵人难见哪。”